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
第一回 小兒童題詠梅花觀 老道士指引鳳凰山

詞：香臉初勻，黛眉巧畫宮妝淺。風流天付與精神，全在秋波轉。早是綦心可慣，那更堪頻頻顧盼。幾回得見，見了還休，爭如不見。

燭影搖紅，夜來筵散春宵短。當時誰解兩情傳？對面天涯遠。無奈雲稀雨斷，憑欄下東風吹眼。海棠開後，燕子來時，黃昏庭院。

這一首詞，名喚《燭影搖紅》，說道世間男女姻緣，卻是強求不得的。雖然偶爾奇逢，俱由天意，豈在人謀。但看眼前多少佳人才子，兩相瞥見之時，彼此垂盼，未免俱各鍾情，非以吟哦自借，即以眉目暗傳；既而兩情期許，締結私盟，不知倩了多少蝶使蜂媒，捱了幾個黃昏白晝。故常有意想不到的，而反得之邂逅，又或有垂成不就的，而反得之無心。及至聯姻二姓，伉儷百年，一段奇異姻緣，不假人為，實由天意。所以古人兩句說得好：「姻緣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會裡來。」

正說「姻緣」二字，大非偶然矣。如今聽說巴陵城中有一個小小兒童，卻不識他姓名。在懷抱時就喪了母，其父因遭地方有變，把他拋撇在城外梅花園裡，竟自棄家遠竄。後來，虧了那一個管園的蒼頭收在身邊，把他待如親子，漸漸長大。

到了七歲，此兒天資迥異，識見非凡，曉得自己原有親生父母，不肯冒姓外氏，遂自指梅為姓，指花為名，乃取名為梅萼。那園旁有一座道院，名為梅花觀，並適才那所梅花園，卻是巴陵城中一個杜灼翰林所建，思量解組歸來，做個林下優游之所。

觀中有個道士，姓許名淳，號為叔清，盡通文墨，大有道行，原與杜翰林至交。這許叔清見梅萼幼年聰慧，出口成章，大加駭異，時常對管園的蒼頭道：「此兒日後必登台鼎之位，汝當具別眼視之。」蒼頭因此愈加優待，凡百事務，都依著他的性子。那許叔清每見一面，便相嘉獎，遂留他在觀中習些書史。這梅萼雖是有些兒童氣質，見了書史，便欣欣然日夕樂與聖賢對面。

一夜徐步西廊，適見月光慘淡，遂援筆偶題一律於壁上，道：

疏鍾隱隱送殘霞，煙鎖樓台十二家。
寶鼎每時焚柏子，石壇何日種桃花。
鬆關寂寂無雞犬，檣樹森森集鵲鴉？
月到建章涼似水，蕊珠宮內放光華。

右七歲頑童梅萼題

越旬日，杜翰林因到園中看梅，便過觀中，與許叔清坐談半晌。遂起身行至西廊，見壁上所題詩句，頓然稱羨。又見後邊寫著「七歲頑童梅萼題」，愈加驚異，歎賞不已。便問許叔清道：「這梅萼係是誰氏兒童，而今安在，可令他來一見麼？」許叔清道：「杜君，此兒因兩歲上，不知誰人把他撇在梅花園裡，到虧了那一個管園的老蒼頭，收養到今。杜君若亟欲一見，待我著人喚來就是。」杜翰林十分喜悅，只因自己無子，便有留心於他了。許叔清便把梅萼喚到跟前，杜翰林仔細觀了兩眼，高聲稱贊道：「好一個小兒！目秀眉清，口方耳大，丰姿俊雅，氣度幽閒，將來不在我下。決非塵埃中人也。」便問道：「汝既善於吟詠，就把階前這落梅為題，面試一首，如何？」梅萼不敢推卻，便恭身站在廳前，遂朗吟一絕云：

不逐群芳鬥麗華，凌寒獨自雪中誇。
留將一味堪調鼎，先向春前見落花。

杜翰林聽罷，心中驚異，便對許叔清道：「我看此兒年紀雖小，志氣不凡，天生如此捷才。真是世間一神童也。」許叔清見他滿心歡喜，便欲把梅萼引進，遂說道：「今日若非杜君對面，此兒豈肯輕易一吟。若只吟一首，恐不足以盡其才思，必當再吟，何如？」梅萼道：「公相是天朝貴客，小童乳臭未乾，焉敢擅向大人跟前再撰隻字。」杜翰林與許叔清同笑道：「不必過謙，仍以原題再詠。」梅萼再不敢辭，低頭想了一想，又口占一絕云：

玉奴素性愛清奇，一片冰心謹自持。
唯恐蝶蜂交亂謔，肯將鉛粉剩殘枝。

杜翰林拍掌大笑道：「許道長，此兒不可藐視，開口成詩，一字不容筆削。即李、杜諸君無出其右，豈非天才也耶？」許叔清道：「杜君所言極是。只因淹滯泥途，恐燕山劍老，滄海珠沉，那得個出頭日子？」杜翰林暗想道：「我想此兒有此大才，異日必當大用。今我又無子嗣，他既無父母，便著他到我府中延師教誨。長大成人，倘得書香一脈，也好接我蟬聯，真不枉識英雄的一雙慧眼。」便對梅萼道：「我欲留你到我府中讀書，你意下如何？」梅萼道：「梅萼一介頑童，無知小蠢，得蒙公相垂憐，誠恐福薄，不足以副厚望。」杜翰林便著人去喚那管園的蒼頭來，吩咐：「你明日可到我府中領賞，白米五石，白銀五兩，以酬數年撫養之勞。」蒼頭雖是口中勉強應承，心裡實難割捨，只得眼淚汪汪，相看流涕，叩謝而去。

杜翰林把梅萼帶到府中，遂與夫人商議。那夫人原是識相的，一見梅萼，便大喜道：「此兒相貌非凡，他日當大過人者。吾家喜得有子矣。」遂勸杜翰林替他改名杜萼，納為己子。即便渾身羅綺，呼奴使婢，一旦富貴，非復昔日之梅萼矣。

隨又延師講讀。且杜萼畢竟是個成器的人，在杜翰林府中，整整讀了三年，十歲時，果然垂髫入泮。杜夫人滿心歡喜，愛如珍寶，勝似親生。

一日與杜翰林商量，就要替他求親。杜翰林止住道：「夫人，吾家止他一子，小小游庠，豈無門當戶對的宦家作配？依我意思，只教他潛心經史，萬一早登甲第，求親未遲。」杜夫人見翰林公說得有理，不敢執拗，只得依從。

又過了幾年，忽一日來到梅花園中看梅，便尋昔日那個老蒼頭，俱回說兩年前已身故了。杜萼聽罷，暗自掩淚道：「我想自襁時失了父母，若非此人收留在身，撫養幾載，何能到得今日？古人云：為人不可忘本。」便又問道：「那蒼頭的棺木，如今卻埋在那裡？」那人回答道：「就過園後三里高土堆中。」

杜萼就著人去買一副小三牲，酒一尊，香燭紙馬，隨即走到高土堆前，慇懃祭奠，以報數年撫養之恩。祭奠已畢，只見一個道童向園後遠遠走來，道：「杜相公，我們梅花觀許師父相請。」杜萼問道：「你許師父就是許叔清老師麼？」道童道：「恰就是當初留相公在觀裡讀書的。」杜萼道：「這正是許叔清老師了，我與他間別多年，未能一會，正欲即來奉拜。」就同道童竟到梅花觀裡。許叔清連忙迎迓道：「杜公子，一別數年，階前落梅又經幾番矣。猶幸今日得賜光臨，何勝欣躍。萬望再賜留題，庶使老朽茅塞一開，真足大快三生也！」杜萼笑道：「向年造次落梅之詠，提起令人羞澀，至今安敢再向尊前亂道？」許叔清道：「杜公子說那裡話，昔年所詠落梅，今日重來相對，如見故人，正宜題詠。我當薄治小酌，盤桓片時，萬勿責人輕褻。」

即便吩咐道童，整治酒餚，兩人盡興暢飲，欲為竟日之歡。飲至半酣，杜萼道：「老師，今歲觀中梅花，比往年開得如何？」許叔清道：「今年雖是開得十分茂盛，卻被去冬幾番大雪都壓壞了。杜公子若肯盡興方歸，即當攜樽梅下，暢飲一回，意下何如？」杜萼欣然起身，攜手同行。著道童先去取了鎖鑰，把園門開了，然後再撤酒席。二人慢慢踱到園中，果見那些梅花，都被冬雪損了大半。道童就把酒餚擺列在一株老梅樹下，兩人席地而坐，暢飲了一會。

忽見那老梅梢上「撲」的墜下一塊東西，仔細一看，卻是臘裡積下的一團雪塊。許叔清道：「杜公子豈不聞古詩云：『有梅無雪不精神，有雪無詩俗了人。』今既有梅有雪，安可不賦一詩，以辜負此佳景乎？謹當敬以巨觴，便以雪梅為題，乞賜佳詠。老朽雖然不敏，且當依韻一和。」便滿斟一巨觴送與杜萼。杜萼也不推辭，接過手來，一飲而盡，遂口占一絕云：

老梅偏向雪中開，有雪還從枝上來。

今日此中尋樂地，好將佳釀泛金杯。

許叔清拍掌大笑道：「妙，妙！數載不聆佳詠，又幸今日復賜教言，真令老朽一旦心目豁然矣。」杜尊道：「但恐鄙俚之語，有污清耳，獻笑，獻笑！」就把巨觴依舊滿斟一杯，送與許叔清道：「敢求老師一和。」許叔清連忙把手接過酒來，遂謙遜道：「公子若要飲酒，決不敢辭。說起作詩，但是老朽腹中無物，安敢胡言亂語，實難從命。」杜尊道：「老師說那裡話？適才見許，安可固謙。」許叔清也不再辭，把酒飲一口，想一想，連飲了三四口，想了三四想，遂說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只是杜撰不堪聽的，恐班門弄斧，益增慚愧耳。」杜尊道：「老師精通道教，自然出口珠璣，何太謙乃爾。請教，請教。」許叔清拿起巨觴，「都」的一口飲盡，便朗和云：

雪裡梅花雪裡開，還留融雪墮將來。

慚予性拙無才思，強賦俚詞送酒杯。

杜尊稱贊道：「妙得緊，妙得緊！若非老師匠心九轉，焉得珠玉琳瑯！」許叔清大笑一聲道：「惶愧，惶愧！」說不了，那道童折了一枝半開半綻的梅花走來。杜尊接在手中，嗅了一嗅，果然清香撲鼻，便問道：「敢問老師，為何這一枝梅花，與梢頭所開的顏色大不相似，卻是怎麼緣故？」許叔清道：「杜公子，你卻不知道，這梅花原有五種，也有顏色不同的，也有花瓣各樣的，也有香味濃淡的，也有開花遲早的，也有結子不結子的。方才折來的，與梢頭的原是兩種，所以這顏色花瓣各不相同。」杜尊道：「敢問老師，梅花既有五種，必有五樣名色，何不請講一講。」許叔清道：「公子，你果然不曉得那五種的名色？我試講與你聽。」杜尊道：「我實不曉得，正要請教老師。」許叔清笑道：「五種的名色，一種赤金梅，一種綠萼梅，一種青霞梅，一種層迭梅，一種仙山玉洞梅。」杜尊道：「敢問老師，梅花雖分五種，還是那一種為佳？」許叔清道：「種種都美，若論清香多韻，還要數那綠萼梅了。」杜尊便又把手中梅花向鼻邊嗅了幾嗅，道：「老師，果然是這一種香得有韻。」許叔清笑道：「杜公子今日幸得到這梅花觀，適才又承教了梅花詩，便向這梅花園內暢飲一番梅花酒，也是對景怡情，大家稱賞，豈非快事！」杜尊大笑道：「老師見教，極是有理，就把折來這一枝梅花侑酒何如？」許叔清道：「妙，妙！」就喚道童把壺中冷酒，去換一壺熱些的來。那道童見他兩人說得有興，笑不得了，連忙去撥了一個小小火爐，放在那梅樹旁邊，加上炭，迎着風，一霎時，把酒燙得翻滾起來。許叔清便將熱酒斟上一觴，送與杜尊道：「杜公子，當此良辰，詩酒之興正濃，固宜痛飲千觴，博一大醉。只是杯盤狼藉，別無一肴以供佳客，如之奈何？」杜尊道：「老師何出此言？我自幼感承青眼，原非一日相知，今日復蒙過愛，兼以厚擾，不勝愧赧，嗣此倘過寸進，決不相忘。」許叔清道：「我與公子父子交往，全仗垂青。今日之酌，不過當茶而已，安足掛齒。敢問公子，今歲藏修，還在何處？」杜尊道：「正欲相懇此事。敢問老師這裡有甚幽靜書房，假我一間，暫棲旬月，不識可有麼？」許叔清道：「杜公子，我這觀中你豈不知，並無一間幽靜空房可讀得書的。你若果肯離得家，出得外，奮志攻書，我指引你一個好所在，甚是精潔，必中你的意思。」杜尊道：「請問老師，還在何處？」許叔清道：「此去渡過西水灘，一直進五六里路，有一座鳳凰山，山中有一座清霞觀，甚是寬綽，前前後後約有數十間精緻書房。觀中有一個道士，姓李名乾，原是我最契的相知，一應薪水蔬菜之類，甚得其便。杜公子回去與令尊翁計議停妥，待老夫先寫封書去與他，要他把書房收拾齊整，然後揀個好日，再去如何？」杜尊道：「既有這個所在，況又老師指引，家尊自然允諾的了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夕陽西下，杜尊便起身作別。許叔清道：「本當再談半晌，爭奈天寒日晡，不敢相留。」便攜手送出觀閣。

杜尊遂辭謝而去，回家就與父親商量清霞觀讀書一事。杜翰林滿心歡喜，便允道：「尊兒既然立志讀書，異日必得簪纓繼世。明日是個出行日子，何不買舟竟往鳳凰山，先去拜望了那清霞觀中道長，然後回來收拾書箱，再去未遲。」杜尊謹遵嚴命，隨即著人到梅花觀里約了許叔清，次日買舟，一同來到鳳凰山。兩人逍遙徐步，四下徘徊觀看，果然好一座高山。只見：奇峰巍聳，秀石橫堆。山岡上全沒些兔跡狐蹤，草叢中唯見些野花殘雪。雲影天光，措不出四圍圖畫；鳥啼鶯喚，送將來一派弦歌。這正是：山深路僻無人到，意靜心閒好讀書。

杜尊看了一會道：「老師，果然好一座山。正是眼前仙境，令人到此，塵念盡皆消釋矣。」許叔清便站在高岡上，又四下指點道：「杜官人，你看此山，形如立鳳，前後來龍，兩相迴護，正蔭在我巴陵。所以城中那些讀書的，科科不脫，甲第俱從這一派真龍蔭來。」杜尊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敢問老師，這裡去到清霞觀，還有多少路？」許叔清道：「杜官人，你看遠遠的密樹林中，那一層高高的樓閣，便是清霞觀了。」兩人說說笑笑，緩步行來，早到清霞觀裡。道童連忙通報，那李道士隨即出來迎迓，引入中堂。三人揖罷，李道士問許叔清道：「師兄，此位相公何處，高姓大名？」許叔清道：「道兄，這是城中杜翰林的公子。」李道士道：「原來就是杜老爺的公子，失敬了。」便又仔細觀了兩眼，暗對許叔清道：「師兄，我記得杜相公未垂髫的時節，曾在那裡相會過。」許叔清笑道：「道兄，你果然還記得。數年前曾在我觀中西廊壁壁上，題那『疏鍾隱隱送殘霞』的詩句，你見是七歲頑童，便請來相見的，就是這位公子。」李道士欠身道：「久慕杜相公詩名，渴欲一晤，今幸光臨，實出望外！敢乞留題一首，以志清霞，不識肯賜教否？」杜尊笑道：「今到寶山，固宜留詠，但恐當場獻醜，有玷上院清真。」李道士道：「杜相公何乃太謙！」便喚道童，取了一個幅羅紋箋，磨了一硯青麟髓。杜尊竟也沒甚推辭，蘸著筆，遂信手揮下一律云：

百尺樓台接太清，琉璃千載倍光明。

真經誦處天花墜，法鼓鳴時鬼魅驚。

世界紅塵應不到，胸襟俗念豈能生。

森森檜柏長如此，歷盡人間幾變更。

杜尊寫罷，許叔清與李道士連忙接了，展開仔細從頭念了一遍。李道士高聲喝采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杜相公，只恨小道無緣，相見之晚，不得早聆大教。幾時若得清誨一番，真勝讀書十年矣。」許叔清道：「道兄，這有何難，杜相公今歲正欲尋個清靜所在藏修，你觀中既有空房，何不收拾一兩間，與杜相公做個書室，就可早晚求教。卻不是兩便。」李道士道：「杜相公若肯光降，我這裡書房盡多，莫說是一兩間，便是十數間也有，亦當打掃相迎。」杜尊道：「老師既肯見納，足感盛情，謝金依數奉上。」李道士道：「書房左則空的，敢論房金？只待相公高中，另眼相看足矣。」許叔清笑道：「今日也要房金，明日也要青目，兩件都不可少。」三人大笑一場。

李道士先喚道童把前後書房門盡皆開了，然後起身，引了他二人，連看三四間，果然精緻異常。李道士道：「杜相公，這幾間看得如何？」杜尊道：「這幾間雖然精雅，只是逼近中堂，早晚鐘磬之聲不絕耳畔，如之奈何？」李道士道：「杜相公講得有理。這軒後還有一間小小斗室，原是小道早晚間，在內做真實工夫的。杜相公若不見棄，請進一看，庶幾或可容膝。」杜尊道：「既是老師淨居，豈敢斗膽便為書室？」李道士道：「這也不是這等說，只是相公不嫌蝸窄，稍可安身，就此相讓，不必躊躇。」杜尊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借賞鑑賞鑒。」李道士便向袖中巾巾裡，取出一個小鑰匙，把房門開了。

許叔清與杜尊進去看時，果然比那幾間更幽雅，更精緻。李道士道：「杜相公，這間看得書麼？」杜尊道：「恰好做一間書房，未必老師果肯相假。」道士道：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但憑杜相公隨時收拾行李，到來就是。」杜尊便躬身致謝。即欲起身作別，李道士一把扯住道：「難得杜相公光降，請再此盤桓片時，用了午飯，待小道親送到那鳳凰山上，還有一事相煩。」許叔清道：「杜相公，既是道兄相留，便在此過了午，慢慢起身進城，到家裡尚早。」杜尊道：「但不知老師有何見諭？」李道士道：「再無別事相懇，小道兩月前在那鳳凰山高峰上，新構得一椽茅屋，要求杜相公賜一對聯，匾額上賜題兩字，以為小道光彩。」杜尊滿口應承。

不多時，那道童走進房來道：「請相公與二位師父後軒午飯。」大家同走起身，李道士依舊把房門鎖了，三人同到後軒。午飯完畢，李道士吩咐道童，打點紙筆，隨取山泉煮茗，快到鳳凰山來。道童答應一聲，轉身便去打點。

三人慢慢踱出觀門，只見松風盈耳，鳥韻撩人。杜尊稱贊道：「果然好一座清霞觀，此非老師道行高真，何能享此清虛樂境！」李道士道：「惶恐，惶恐。」須臾之間，就到了鳳凰山下。杜尊道：「這峰巒險峻，請二位老師先行，待我緩緩隨後，附葛攀藤，攝衣而上就是。」許叔清笑道：「道兄，杜相公自來不曾登此山路，想是足倦行不上了，我們同向這石崖上坐一坐兒，待相公養一養力再走。」李道士道：「這裡冷風四面逼來，怎麼坐得？杜相公，你再強行幾步，那前頭密松林裡，就是小道新構的茅屋了。」

杜尊仔細射了一眼，果然不上半里之路，只得又站起身來，與許叔清挽手同行。慢慢的左觀右望，後視前瞻，說一回，笑一回，霎時間便到了。

那密松林內，真個有間小小幽軒，四下淨幾明窗，花欄石凳，中間掛著一幅單條古畫，供著一個精緻瓶花。杜尊極口喝采道：「果然好一所幽軒！苟非老師，胡能致此極樂。」李道士笑道：「不過寄蜉蝣於天地耳，何勞相公過獎。」正說話間，那道童一隻手擎了筆硯，一隻手提了茶壺，連忙送來。許叔清在旁著實幫襯，便把筆硯擺列齊整。李道士就捧了一杯茶，送與杜尊道：「請杜相公見教一聯。」杜尊連忙接過茶道：「二位老師在此，豈敢斗膽？」許叔清道：「日色過午，杜相公不必謙辭，到信筆揮灑一聯，便可起身回去。」杜尊就舉起筆來，向許叔清、李道士拱手道：「二位老師，獻醜了。」兩個欠身道：「不敢。」

你看杜尊也不用思想，把筆蘸墨直寫道：千峰萬峰，雲鳥沒十洲芳草參差五月六月，松風寒三島碧桃上下李道士大喜道：「妙，妙，妙！莫說題這對聯，便是這兩行大字，就替小道增了多少光輝。」杜尊道：「老師休得取笑。」李道士道：「杜相公，有心相懇，一發把這匾額上再賜兩字。」杜尊便又提起筆來，向那匾額上大書三字，云：「悟真軒」。李道士道：「杜相公這三個字，愈加題得有趣。」許叔清笑道：「道兄，這有何難，少不得杜相公明日到觀看書的時節，慢慢酬謝罷了。」李道士道：「師兄，今日就陪杜相公依舊轉到觀中，盤桓一夜，明早起身，卻不是好？」杜尊道：「今日家尊在家等候，不敢久留。不過兩三日內，復來趨教矣。」李道士道：「杜相公還請轉敝觀去，清茶再奉一杯如何？」杜尊道：「多謝厚情，恐再耽擱，卻進城不及了。」

李道士便相送下山。三人致謝而別，各自分手回去不提。